

促进农民自觉 做文明人、办文明事、建文明村

刘建荣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湖南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约占常住人口总数的40%，一直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连续多年将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写入省委一号文件，广泛开展各类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已覆盖全省29323个村镇社区。自2013年以来，“欢乐潇湘”持续唱响乡村、舞动三湘，“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成为农村新风尚。邵阳市洞口县推行农村治丧“三个三”（三个人主事，时间不超过三个晚上，费用不超过三万），入选中央文明办“移风易俗”典型案例；株洲市茶陵县持续深化“一斤肉价随礼”，减轻农村人情负担，被中宣部《农家书屋》杂志专题推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村在变，农民生活在变，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也在变。当前，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仍面临一些现实困难。一是农村“空心化”较为严重。长期居住于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孩子、育龄妇女、劳动能力欠缺的青壮年男性及村干部五类人群，这五类农村“留守型”人群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参与能力不强，难以将其统一组织起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二是农村存在“人散心散”现象。农村住宅散落、农村劳动力四散务工、农业生产缺乏集体约束，不仅导致“人散”，也导致有的农民养成了自由散漫、怠惰躺平的心态，难以凝心聚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三是农村文化服务基础薄弱。我省农村地域广阔，普及、提升公共文化服务难度较大，即使按照“七个一”（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文化活动室、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宣传栏、一套文化器材、一套体育设施器材、一套广播设备）的标准建设了一大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设施闲置现象比较普遍，许多农民

还是习惯于“一台电视机+一部手机+一张牌桌”撑起的文化娱乐生活。鉴于此，新时期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落实于人”，大力提升农民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性，促进农民自觉做文明人、办文明事、建文明村。

丰富农民精神文化活动，促进农民自觉做文明人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应通过开展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引导农民发扬精神文明建设主体性，自觉做文明人。引导农民学文化、提高思想觉悟。组织农民参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内容的精神文化学习活动，使其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熏陶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内心的信仰信念，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认知水平。引导农民遵道德、优化农村道德风尚。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文明史，传统美德、优良家风家教源远流长，当前应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常态化选树道德模范和乡村道德典型，带动农民积极传承孝亲友邻、勤俭节约、奉献奋斗等美德。引导农民讲道理，培育文明乡风。道理既包括公序良俗，也包括法理情理。应通过开展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广泛宣传宪法国法、文明公约、乡规民约以及各类“三农”相关规章制度，推动农民强化法治观念和规矩意识，做到遵纪守法、遵规守约。引导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拓展农民精神文化舞台。推进“农村文化进城”“城市文化下乡”，通过城乡文化互联互通、融合发展，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载体和途径，拓展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空间与内容，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加强组织引领，促进农民自觉办文明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加强组织引领，需要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头示范、积极动员，促进农民群众自我革新、自我转变，自觉办文明事。

乡村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应带头办文明事。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干部是农民群众的主心骨，应充分发挥带头作用、示范作用、引领作用，增强党组织联系农民群众、组织农民群众、动员农民群众、带领农民群众的能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切实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乡村社会贤达应帮助农民办文明事。鼓励职业经历丰富、掌握先进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崇尚现代文明思想的社会贤达志愿下乡、回乡服务，在培训农民、帮助农民的过程中影响农民、引导农民办文明事。应完善乡规民约和村民自治实施办法，规范农民办文明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农民的职业是农业，其社会职责首先就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乡村基层组织应通过完善乡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等方式，引导农民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归属感、荣誉感，自觉担负起国家公民、乡村主人的应尽责任。可设计开展“十星农户”“五好家庭”“好婆婆”“好媳妇”等评比，培养农民的荣誉感与集体主义精神，推进移风易俗。应成立“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劳模）“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协会以及各种志愿服务组织，带领农民办文明事。乡村“三老”“五老”以及志愿者，往往都是有爱心、乐于奉献的品德高尚者，具有较高威望、较强感召力，通过他们做群众工作往往事半功倍，应发动他们传、帮、促、带村民向上向善向好、办文明事，自觉抵制不文明行为、败坏文明行为。

健全保障机制，促进农民自觉建文明村

中国农民是智慧的农民。湖南农民是具有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等精神特质的农民。在中

善用创新思维，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彭姣飞

今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要求“大力培养乡村人才，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全面振兴”。2月2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当前，一些地方乡村人才状况距离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表现为：人才总量不足与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高素质专业人才短缺；专业化培训体系不完善，本土人才的能力和素质亟待提升；部分乡村人才数字素养偏低、技术应用能力薄弱，缺乏创新意识。与此同时，乡村人才政策制定缺乏统筹，导致碎片化明显、资源整合效率低。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应积极运用创新思维，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构建政策协同矩阵，激活乡村人才振兴“一盘棋”。一是横向联动。以乡村人才需求为导向，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实现教育、农业、文旅、人社等领域政策协调，强化产教融合与资源整合，大力推广“阿者科计划”“林科教工程”等创新型示范地地地合作，推动区域乡村人才共育共享。二是纵向沟通。贯通“中央—省—市—县—乡”五级人才政策传导链条，实现分层赋能和本土转化，将宏观人才政策分解为具体实施方案，确保自上而下的精准传达；描画乡村人才需求地图，细化用人目标及要求，实现自上而下的准确提报。不断优化传导与适配机制，消除层级壁垒，实现人才政策上下贯通。三是动态优化。坚持以人才需求为原点，深入了解、精准识别乡村人才真实诉求，紧扣需求快速响应，并依托效能评估与容错机制，调整或创新人才机制，增强乡村振兴人才政策的系统效能。

“聚引育”三环联动，破解人才结构性失衡困局。一是开源聚才。动态梳理本地能人、返乡青年等资源，建立“乡才云库”，分类标注技能特长与产业适配度；对在外地的乡贤、高层次人才，依托乡情恳谈会等活动，增强情感联结，强化乡土认同，邀请其投资家乡、或为振兴家乡出谋划策；对在本地人才，建立、实行乡村党员干部抓村级储备人才建设联系点制度，通过全面了解摸底、科学确定人选、开展培育锻炼、实行动态管理等措施，做好村级干部后备力量培育储备工作。二是精准引才。摸准乡村在农业科技、文旅融合、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需求，引入对口人才；完善“柔性引才”机制，用好“候鸟专家”“周末工程师”“两栖型学者”等人才，深化区域人才协作，推动区域间智力资源共享；采用项目合作、技术入股等方式，吸引专家团队深入农村一线、走进田间地头“把脉问诊”，与乡村产业精准对接，确保人才贡献与乡村发展同频共振。三是“适配”育才。乡村人才培养要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转变，须尊重乡土规律，针对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培养体系，加强政、校、企、社联动，构建与乡村人才培养“适配”的产教融合生态圈；加强乡村人才培训和继续教育，通过举办各类培训班、研讨会、交流会，不断提升人才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鼓励人才赴外地学习交流，积极拓宽视野、提高创新能力。

强化科技赋能，释放乡村人才乘数效应。一是构建乡村数字赋能平台。整合乡村大数据中心、科技小院成果、职业教育云平台等资源，加快搭建乡村人才数字大脑，构建“需求分析—精准培训—实践应用—动态追踪”全链条数字化服务体系；借助智能算法，分析人才技能短板与产业需求缺口，定向推送电商直播技巧、科学种植养殖等微课程；推广云端导师平台，突破时空限制，实现远程指导培训，夯实乡村人才根基。二是推动科技服务下沉。积极推行“三支一扶”计划，科技特派员、博士工作站等模式，推动科研力量与农业生产场景深度融合；在田间地头建设数字农场，开展无人机植保、区块链溯源、智能温室管理等场景化实训，培养能将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的数字新农人；设立乡村创客空间，扶持乡村产业规划师、农文旅融合产品设计师、数字营销师等新型业态人才。比如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金江村携手腾讯，全力培育能有效利用数字化工具的“乡村CEO”，通过整合百香果种植、瑶族文化体验、民宿餐饮等资源，实现线上预订、云认养、用户关系管理等全链条服务，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三是创新乡村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对服务乡村的科技人才着重重评价其专利转化、技术推广情况，评价结果纳入人才考核体系；地方政府可邀请村民代表、企业代表共同参与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既注重人才的实际产出价值等定量指标，也考量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等定性指标，以多元评价激发人才乘数效应。

【作者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资助项目“湖南省农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建设及实现路径研究”（21A0166）阶段性成果】

从“引流量”到“强转化”，推进非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张玲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是指被各社区、群体和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工具、实物、手工技能和文化场所。我国73%的非遗代表性项目扎根于传统乡村。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推进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入实施乡村文物保护工程”。

近年来，我省着重依托文旅融合、创意产品开发、数字化传播等形式，使非遗成为吸引眼球的流量密码。比如，“浏阳油纸伞”仅抖音主话题播放量就突破5000万次；2023年8月至今年7月间，湘西州6位州级以上“湘西苗绣”代表性传承人举行118场线上直播，累计吸引1023万人次观看；怀化雪峰山与湘西凤凰县竹山村打造的“非遗+旅游”路线，2024年全网曝光1.5亿次。这些举措大大提升了非遗的知名度，但有待进一步将流量转化为经济效益。推进非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是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将乡村非遗流量转化为乡村产业振兴“实功”，核心在于强化文化赋能、拓展产业协同。

以创意化设计赋能，让乡村非遗“火”起来。非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应以设计赋能为切入点，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语言深度融合，让非遗衍生产品走出既“土”又“旧”的传统形象，激发其进入商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潜力。设计赋能应扎根于乡村非遗土壤，通过创新演绎，巧妙地赋予其契合当代审美的全新表现形式。比如，在益阳桃江县，由校、企、地、行协同组建的“匠艺织竹”创新团队，将传统竹编工艺与现代设计紧密结合，开发出一系列竹编家具、灯具、装饰品、文具等产品。这些产品不仅保留了非遗竹编的内涵，还融入了符合当代审美和实用需求的设计元素，实现了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还成功走向国际市场，为当地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以场景化体验贯通，让乡村非遗“动”起来。非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应以场景化体验为关键抓手，构建非遗在乡村的生活化传播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永顺县双凤村是土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通过打造织锦文化主题村落、举办土家族织锦文化节、开设手工体验工坊、打造沉浸式表演场景等主题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全方位、深度参

与的体验机会。游客因此与乡村非遗建立起“可观、可触、可参与”的深层情感连接，强化了对非遗的文化认同，非遗的市场边界得以有效拓展。2024年，湘西州非遗相关旅游收入达5000万元，其中非遗体验项目收入占比超过30%。

以数字化技术驱动，让乡村非遗“传”起来。非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数字技术是关键驱动力。近年来，我省依托直播电商、短视频平台、虚拟展示等数字化工具，丰富了非遗传播渠道，重塑非遗产品销售模式，显著提高了非遗产品的附加值与品牌认同度。比如，湖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米谷展示苗族银饰银制技艺的视频播放量超2000万次，其银饰产品线上销售额2024年同比增长45%；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利用VR全景技术，将线下展会送达云端，打造了汇集非遗代表性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非遗研培院校和生产性保护基地的“云上拾遗路·守护潇湘情”线上湖南非遗馆，通过互联网平台构建“非遗展示+云上推介+电商平台+乡村振兴”模式，打造了24小时在线、365天不落幕的多维立体文化空间。这种模式将传统文化有机融入当代媒介生态，突破地域壁垒，直接触达全球消费者，

可推动乡村非遗在新时代“传”得更远、更广。

以品牌化运营增效，让乡村非遗“强”起来。非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需以品牌化运营为支撑点，让其在成果产出与效能提升中持续发力。应通过系统梳理非遗元素、构建非遗IP矩阵、突破非遗单一产品形态，实现多场景、多业态和多渠道的非遗产品开发，并依托品牌推介活动、打造传统工坊、冠名文旅相关活动等方式，提升非遗品牌影响力，营造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与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比如盛产湘绣的长沙县，通过与时尚品牌合作，推出系列非遗文创产品，2024年线上销售额达5000万元；江永县蒲尾村、善美村、大群村依托非遗“女书”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吸引了大量游客与投资，乡村经济持续增长。这些实践充分证明，品牌化运营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有效途径，更是助力乡村产业真正“强”起来的重要引擎。

【作者系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高级工程师，湖南省设计家协会文工专委会副秘书长。本文为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科研规划课题“三方协同、四创融汇、五新联动：非遗技能创新人才新范式培养实践研究”（XH2024600）阶段性成果】

以数据要素市场化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张晓娜

今年6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方案（2025—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开展“数据要素×”“人工智能+”行动，以赋能工业制造、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北斗规模应用、低空经济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有利于利用数据要素边际报酬递增、低成本复用等优势，更有利于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潜能。应依托数据要素市场化，发挥其强化技术下渗、优化要素配置、缓解融资约束“三重效应”，充分发掘农业生产潜能、激活农业生产效能，赋能湖南农业高质量发展。

发挥强化技术下渗效应，构建数字农业融合矩阵。为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农业领域的技术下渗，可从技术创新、场景应用深化和体制机制革新三方面着力。其一，以技术创新驱动农业产业融合体系智能化。例如，作为现代农业生产的标杆，长株潭都市设施农业区率先将工厂化育秧、智能化温控、自动化农械和高效化冷链等科技应用于农业生产，推动农业生产由“简单粗放”转向“精细精准”“耗能污染”转向“绿色循环”“人力畜力”转向“数字机械”。其二，以应用场景创新重构农

业生产要素配置逻辑。比如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灌溉系统，可通过智慧泵站、气象站、智能传感器等实时采集水系、土壤和气象数据，推动洞庭湖区和湘中南丘岗区在农业生产、资源保护和数字治理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其三，以体制机制创新提升农业生产成果转化效能。利用好科研创新平台，联合重要科研院所、农业龙头企业和高等院校，形成农业领域“产学研”新高地，培育既精通农业生产又掌握数字技术的“新农科”复合人才，形成“技术研发—中试熟化—产业应用”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机制，为湖南农业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发挥优化要素配置效应，激活复合农业协同功能。通过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手段和方法，将数据导向农业需求领域，推动农业生产要素效能实现系统性跃升。其一，形成农业数据精准适配的新范式。例如，湘中南丘岗区地形复杂多变，形成了独特的“丘—谷—塘”相间地貌。可借助数字技术建构“地貌—作物—资源”数字影像，实现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相互映射，让远隔千里外的农业专家能依据数字实况，做出有利于水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农业

碳排放降低的科学决策，促进农业精细化、数字化生产。其二，形成农业数据多元融合的新中枢。例如，我省武陵山脉地区陡坡叠嶂，农业机械普及率低，可搭建生产数据和智能模型相融合的农业生产“算力平台”，依托数据中枢进行决策分析，精准投送创新技术，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决策支持。其三，形成农业生态网络联动新格局。近年来，我省率先在全国实行“大农科研”管理体制，有效打破了原有农业科研机构条块分割局面，形成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一体推进的新格局。基于此，可进一步整合数据要素资源，搭建“天感知—空域诊断—地面执行”多方联动的农业生产网络，实现区域要素高效协同。

发挥缓解融资约束效应，疏浚农业发展梗阻。当前，融资难、融资贵和融资不足仍然制约着湖南农业发展。应依托数据要素市场化构筑“信用重构—资本融通—风险缓释”三维体系，有效疏通农业融资梗阻，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引入金融活水。其一，通过信用重构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融资潜力。比如我省森林覆盖率近六成，林下经济拓宽了农户的收入渠道。建议先以湘西、湘南地区为试点，基于林业大数

据构建林地经营权信用评估模型，完善特色林产品估值体系，将林地经营权、特色林产品等转化为可质押资产，充分盘活农村林地资源，拓宽农户与林业企业的融资渠道。其二，通过资本融通拓宽要素通道，实现精准匹配。可以建设农业强省为契机，利用重要农产品创新订单融资、仓单融资等金融工具，在长株潭农业区先行试点农机租赁业务等，创新“要素链”金融。此外，应积极设立乡村振兴基金，进一步支持数字农田、农业智能装备等发展，实现资金与要素精准匹配。其三，通过风险缓释筑牢安全屏障，增强金融信心。以数据为核心的新型社会契约，正在快速重塑现代经济社会的信任基础，能有效破解农业产业特性和金融资本风险偏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为有效破解农业领域信贷难题，应进一步提升农业项目信用评级，在重要农业产区探索实施“要素征信—制度护航—财政托底”机制，打造改革标杆，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长沙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为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数据要素市场化赋能长沙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2025CSSKKT86）阶段性成果】